

苏君彦著

另一个战场



另一个战场

苏君彦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1/2 插页：5

字数：307,000 印数：1—17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52 定价：1.1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苏中地区一批英勇无畏的敌工人员，为配合新四军主力正面作战，插入敌人心脏，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他们巧妙地利用敌伪军内部矛盾，同日、汪、蒋特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

作品较细腻地刻划了金纯、老五、老洪、老丁、老杜、梅姑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敌工人员形象，并通过丰富曲折、紧张惊险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机智勇敢、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作品还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同志间的深厚情谊以及在生死与共的斗争生活中建立起的爱情。

第 一 章

一

一九四二年初夏，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运河的水正急匆匆地奔向扬子江，而绿杨湖却象镶嵌在苏中平原上的一颗晶莹宝石，静静地沉睡在梦乡中。湖畔疏疏落落的村庄，在夜幕的掩映下，影影绰绰，时隐时现，一似那沉睡的绿杨湖。灰蒙蒙的晨雾，一阵阵层层叠叠地铺盖下来，转瞬间，便把生意盎然的一切生物，网进了梦幻般色泽难分的静止世界。

在一条狭窄的田埂路上，一个手拎驳壳枪，身着灰色军装的年轻人，带领一个班战士，正冒着浓重、潮湿的大雾，疾步前进。

“这个鬼天气，什么也看不清啦！小王庄怎么还不到？”走在区委书记金纯前面的通讯员小王不耐烦地嘟囔着。

“等一等，小鬼！”金纯对这个仅有十五岁的胖墩墩的少年低声说。他十分了解这个参军已两年的小战士的脾气，如果不是遇到比较困难的情况，他是不会发急的。金纯赶忙

抢上几步，拉住小王的手，集中视力，透过丝绸一样的浓雾，仔细地探索了一番，在能见度很低的雾气中，他终于抓住了特征，辨认出前边正是小王庄。

“到了！”

“啊？”

“要提高警惕，再侦察一下，不要马上进庄。”金纯附在小王耳边说。

小王的神经紧缩了一下，立刻侧着头，用那年轻的灵敏的耳朵，搜索着周围的动静。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使人觉得他除了对敌人的警惕外，任什么也不存在了，就连当晚在地委听到的关于金纯要接受新任务的消息，也似乎给忘得净光了。

远处传来一声昂扬的鸡啼，颤动的尾音还没有落下去，半空中却出现几道白光。

“有情况！”金纯的话刚出口，一阵密集的枪声刺破夜空，子弹呼啸而过，一霎时，小王庄黑烟滚滚，大火腾空而起……

通讯员小王端起小马枪，立刻就要往村子里冲，金纯忙拦住他，命令说：

“一班长，你带一个组从西北迂回过去，避开正面冲击。”又回头对小王说：

“小鬼，你带一个组就在大路旁诱引敌人出村，然后奔村东场院大柳树，向我靠拢。”

一班长和小王各自带领几名战士飞奔而去。金纯领着余下的战士，在雾气掩护下，迅速摸到了小王庄东沿。火光

中，只见日本鬼子在紧急集合，一个手握洋刀的鬼子官，正面对士兵们嗷嗷喊叫，不知说些什么。金纯倚在一棵大树上，挥手示意战士们找好位置，依托瞄准，随着将驳壳枪向前一举，喊了声：“打！”一排枪集中朝鬼子射去。待第二排枪响完后，他们已迅速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鬼子一时蒙了头，胡乱地打了几发掷弹筒，但很快枪声都朝北去了。金纯估计小王干得很巧妙，已把鬼子诱引出了庄。他立即带领战士从东垣冲进烟火翻滚的小王庄。

村头祠堂的火烧得最旺。凶猛的火舌舔噬着房脊和门窗，焦枯的檩木被燃得噼啪作响。这是一所小学校，房子并排相连，屋子里面除了桌椅板凳外，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是那些万恶的强盗却也没有放过它。

金纯和战士们，操起各种家什奋力灭火，衣服和帽子都被烧焦了。在耀眼的火光中，那写在墙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时而显现出来，十分真切、醒目。金纯一眼望见，不由得激愤地想：敌人可以烧掉我们的房子，甚至墙上的标语，可中国人民心中的仇恨能抹灭得了吗？血债总要血来还！

几处大火都已救熄。逃难的群众也陆续回了村。金纯立刻找来村干部，商量善后处理问题。这时村西又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枪声来得如此出人意料，金纯虽有战斗经验，也为之愕然。他急速抽出二号驳壳枪，对身边的村长说：“现在敌情不明，你赶快组织群众作战斗准备，再派个人给游击连送个信儿，我们去村西阻击敌人。”说着他带领一部分战士直奔村西而去。

金纯一面奔跑着，一面判断着这突然发生的情况：鬼子扫荡部队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有后续部队。听枪声又不是“三八大盖”，可断定不是鬼子的袭击。至于民兵，也不可能等鬼子过后才打枪。一定是湖匪来趁火打劫。金纯他们刚拐过一个牛角弯就看到一伙穿着各种式样、杂色不齐衣服的人，成散兵线扑进了村西口。果然是湖匪来了！

金纯马上跑进朝着大街的一座院子，捕捉战机。看来，湖匪人数并不多，正急于朝村里闯。他们究竟是什么意图，一时判断不清。金纯决定分兵去袭击。几个人从南绕过去，又几个人由北向西迂回过去。他带着通讯员小王和几个战士，从院墙缺口上翻过去接近敌人。他们刚跳上一座土台就看见一个湖匪牵着一头牛从街北一家大门走出来，后面紧跟一位老太太，连哭带喊地夺牛绳，却被湖匪踢倒在地。金纯怒从心起，手一扬，“噹！”的一枪，那个湖匪应声倒下。他又用气愤的嗓门喊：“同志们，冲啊！”接着又是几枪，湖匪果然向村西口逃去。这时突然从村口老屋那大门楼里蹦出一个“瘦猴子”，向金纯这边连打了几枪，枪声清脆，子弹呼啸而过，煞是霸道。那瘦猴子还骂不绝口地大喝着：“妈的，跑什么！给我滚回来！”听了这一声嚎叫，湖匪都止住跑，张望一下，又返回身，边打枪边向村里袭来。金纯伏在土台边连打了几枪，便组织群众往东撤，把分散的战士集中起来阻击湖匪前进。这时南面、北面都响起了枪声，他这才肯定认为：湖匪是趁鬼子扫荡之机，专门为抢劫这个比较富裕的庄子而来的。

形势很不利，敌人已从三面包抄过来。金纯果断地甩出

两颗手榴弹，便在硝烟尘雾中领着战士撤出村中心土台，占领了村东南的大院落，继续阻击湖匪。匪徒们也只在大街沿上部署了兵力，并未组织进攻。

村子里又有几处火起。大人、孩子的哭声、叫声，夹杂着零乱的枪声一阵阵传来，金纯的心就象被一把铁钳紧紧地揪在一起，痛楚难忍。他愤怒得两眼直冒火花，牙齿咬得咯咯响。隐蔽在身边的通讯员小王，几次想冲出去硬拚，都被金纯坚决地制止了。

时间好象被巨大的手拖住，天虽微微露出湛蓝的脸，总不见自己的队伍来救援。是被扫荡的鬼子阻拦了，还是没有送到信呢？金纯的心焦急得要起火，但他不能表现出来，战士们都在看着他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村北才响起捷克式机枪的点发声。金纯立即跃出矮墙向村西冲过去。小王比金纯还跑得快，已经冲在前面。战士们把满腔的怒气都送到刺刀上，投入一场白刃战。湖匪这时已无招架之力，纷纷向西南湖边逃逸。

金纯被村中的惨象愣住了：几处大火还在燃烧着。这帮湖匪和鬼子一样的狠毒，烧、杀、奸淫、抢劫，无所不为。看，近处一位老妈妈躺在血泊中，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股牛绳，另一只手已被刺刀豁开，显然是经过了一场顽强的搏斗；远处，躺着一个年轻人，浑身是血，脑门已被砸碎了，手中还握着一根短木棍；旁边一个妇女侧倒着在呻吟，浑身衣服被撕得不象样子。

金纯吩咐村长马上组织力量去救火，自己又随游击连去追击湖匪。战士们一路奔跑，一路打着枪，枪声、喊声、沉

重杂乱的脚步声，响成一片……

沿路都是湖匪遗弃下的衣服、杂物，还有勒死的鸡、鸭……路旁倒卧着一条大牯牛，侧着头，瞪着火红的圆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牛身旁躺着一个湖匪，肚肠拖了一地，是牛角刺开他的肚膛，还是被游击连战士的刺刀挑开的？金纯无暇去多想，他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眼前的目标——湖匪身上。他的枪打得准，打得狠，前面奔逃的湖匪，不时地哼叫着倒下去。游击连直追到绿杨湖边才停下脚步，金纯他们也住了手。

湖匪已狼狈逃窜，他们乘着船隐进了密密的芦苇丛中，显然是窜回他们的白巢——庙街去了。

金纯恨不得插翅飞过去，他满腔愤怒地拉过轻机枪，狠狠地打了三个点发……

当天，金纯返回区委会，移交了工作，又一口气走了四十里路，连夜赶到中共江县委员会。县委负责同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便以县政府秘书的身份去四区区政府联系工作。

区委书记兼区长贺明道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虽然不属一个县，但却是邻区，经常接触，两个人原很熟悉。当金纯拿出县委的介绍信和地委的通知后，贺明道简直高兴得跳起来了，连声说：“这太好了！这太好了！”这位区委书记，年纪比金纯稍大，过去是南通师范的高才生，参加革命后，素以老成、善辩著称。他从不象金纯这些区委书记，还唱唱歌、打打闹闹的。可是今天十分例外，却也眉飞色舞地活跃起来。因为他知道：金纯曾在部队工作过，善于做开辟工作。他能打仗，有口才，点子也多，能接近人，就是口刃

锋利一些。这一点和他贺明道却有相似之处，也许他们都是由于还没经过岁月风霜的磨练吧！贺明道对组织上派这样一个同志来配合他解决湖匪问题，十分高兴。他立即打发人去找绿杨湖一带做群众工作的老祁同志连夜来接头，然后泡上一壶好茶，与金纯促膝谈起心来，并详细地介绍了湖匪武装的情况。

贺明道说：“湖匪大部分驻在绿杨湖南岸的庙街。他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沿湖周围一、二十里路内的地区，过去还常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抢劫。现在由于我军壮大，根据地人民已武装起来，加上我们地方工作逐步开展，他们就不敢再冒险远窜了。湖匪的活动范围一缩小，自然便和我们的关系紧张起来。匪首郝兴魁非常凶狠残忍。抗战前，他劫来的‘财神’必须按时送钱，晚几天就得‘撕票’，送你的命。”

“可恶！”金纯插了一句。

“可恶得很哩！湖匪对绿杨湖周围的村子虽说不抢，但也和抢差不多，要担负着很重的捐款。谁要是欠了捐款就被抓进去坐牢。由于他杀人不眨眼，有些有江湖义气的人，就都和他分道扬镳了。”

金纯问：“这帮匪徒的工作可不好做吧？”

“是啊。”贺明道喝了口茶又整了整衣服接着说：“这匪首对我们戒心很大，所以把他的嫡系湖匪武装二营放在南面对付我们，寨门查得很紧，不容易进去。目前，只有一个叫张义杰的‘关系’向我们透露点滴情况。”

“张义杰？”金纯追问了一句。

“对，张义杰。这个人虽然也当过湖匪，但比较重义

气，可以利用。”贺明道加重语气说。

金纯听了贺明道的介绍，心里有了些底数。随后，贺明道又一再提醒金纯要万分小心地来对付这个湖匪头儿。并将一个熟悉边沿区情况的地方干部叫来，介绍给他听：

“这是张友善同志，可大家都称他老五。这一带地区他是最熟悉不过了，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摸错路的。”贺明道又整了整身子，转过脸对老五说：

“老五同志，今后你要对金纯同志的安全负责哩，怎么样？”

金纯见老五没有说什么，只微笑着点点头，便热情地上前握住他那既厚又大的手掌，亲切地说：“友善同志，请你多帮助！”

老五的体格非常魁伟，真是肩宽背圆，五大三粗，拿个百八十斤的东西，不费吹灰之力。个子也高。金纯身高一米七五，但不过刚接近老五的鼻尖，相差还有半头呢。金纯和老五一见面就成了老朋友，没谈几句话，他就断定对方也是个恨不得一把将心掏给别人的人，和这样同志在一起没有合不来的。晚饭后，金纯在庄前庄后转了一圈。夜里他们一直谈到鸡叫二遍还没睡。金纯在那边琢磨老五，老五在这边研究着金纯。看来老五很满意这个年轻组长。他了解到金纯也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当过童工，参加过救亡运动和地下工作。还了解到金纯读过不少理论书。他又研究开金纯的相貌，觉得他不象有二十四岁的样子，最多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看看他那颀长的个儿，硬棒棒的筋骨，敏捷利落的动作，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再看看那长圆的脸上的一双剑眉，

隆起的鼻准，轮廓清晰的双唇，还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只是眼睛生得太秀气一些，似乎老是带着微笑，英俊而不威武。老五觉得这一点很可惜。他还听说金纯带过兵打过仗，这可太不象了，倒象他在医院里认识的那个指导员。但比那个同志的性格豪爽，想必是个办事果断的人。他的胆量怎样呢？……老五思索着进入了梦乡。

太阳已经照红半边天。老五一觉醒来，见金纯不在，那个通讯员小王也没了，就赶快爬了起来。他想：他们可能去洗脸了，也就拿上装牙具的小布口袋向河边走去。那里倒是有几个人在洗脸、刷牙，可里面就是没有金纯。人家刚来，人生地不熟，贺区长还一再嘱咐要注意他的安全，可我怎么给忘了呢？老五这一转念，连脸也顾不得洗，就跑到村前大坟上去了望。西面没有人，靠村西头空场上有一堆人。他仔细看看，都是穿灰色衣服的游击连的战士。东面有株大白果树，枝干交叉，茂密得象把大云伞，遮住一大片阳光。树下好象有穿蓝衣服的人，迎着晨光看不太清。老五快步走过去，只见金纯正面南坐在树根上，倚着两人合抱粗的树身在看书哩！老五轻步走过去，快近树旁时，金纯突然跃起身来，面向来人细看，见是老五，这才微笑着打了招呼。老五见他这么机警灵活，暗暗称赞。看看他手上拿的不是书，是一本很厚的练习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就问道：

“金纯同志，你真用功，一大早起来就看书。说实在的，我这个大老粗就不行。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友善同志，这是我在华中党校学习时的笔记。这里有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我学得

不好，还不能自觉地运用到实际中去，所以一有时间就想反复读读，再细细领会一下。以后我们互相帮助吧！”金纯见老五的样子象还没有洗漱过，便问：“你是不是还没洗脸？噢！你一定是见我不在就不放心啦，对不对？”金纯真诚地从心底里感激着同志们的关怀。他告诉老五，自己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先活动，后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他们正谈着，小王领着贺明道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相当瘦弱的青年。金纯看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猜想这一定是那个祁同志，便热情地与他握手问好。祁同志刚一开口，金纯就听出他是一口苏州腔，便笑着也用苏州话问：“耐阿是苏州格，屋里住勒啥场合？”贺区长和老五瞪着眼睛望着他们，不懂他俩在说些什么。祁同志非常惊奇地笑起来。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天傍晚，祁同志带领他们到达了绿杨湖东的张村。一路上，他比贺区长还详尽地介绍了湖匪的情况。金纯才知道那个“关系”在湖匪中是个老前辈，很吃得开。他们进村后，沿着湖堤路往前走，迎面一片彩霞映照得湖水金灿灿，夺人眼目。一丛丛芦苇也披上了红妆。湖面上三三两两的大小渔舟，游来荡去。有的在撒网打鱼，有的响起渔板在急驶，有的在芦丛中轻轻荡漾，欸乃声声相闻。隐约还看得到西岸炊烟袅袅，似云裳起舞。金纯凝视着这瑰丽的湖景，禁不住暗暗自语：“湖光水色多娇妍，只恨强寇蠹贼施虐狂。”什么时候才能使这美丽的湖畔永远安宁，这里的劳动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呢？黄昏、湖色的变化越是秀丽、怡人，越是掀动着金纯对日寇和湖匪的痛恨之心……

他们临时在保长家休息。保长听说是县政府的秘书来了，有些慌了手脚。祁同志告诉他别声张开去，这使他更加紧张起来。他赶忙吩咐家里准备晚饭，又去安排住处。金纯喝了一会儿茶，提议出去看看地形。在部队里已养成这个习惯，每新到一地，必定要出去绕驻地走一周。他们又重新来到堤上，观察周围的一切。

村前一条河，蜿蜒向东流，又弯向东南，与不远处北面流来的一条小河汇合，然后又折向西到湖湾处。整个村子实际上被水包围着。河面最窄处也有五米以上宽。看来，要袭击这个村子，从旱路走只有湖堤一条路，至于水路那简直是四通八达了。金纯立刻感觉到在湖匪巢里住在水庄上是不利的，更何况那个不很落实的“关系”也住在本村。

“老祁同志，这里有没有比这更隐蔽些的小庄子？最好没有水路通湖的，还不要离开湖太远。我在地图上看到和湖同名的一个村子，不知阶级情况怎样？”

老祁笑着说：“我就准备明天带你们到绿杨去。今晚上你和‘关系’谈后恐怕很晚了，这里虽是边沿区，但住一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绿杨是个很隐蔽的村子，水路不通湖，但离湖不远，只有三里路。村子里有二十来户人家，住的还很分散，贫农多，有一户富农当甲长，其余是中农。我有个很好的群众关系，住处又方便，明天就到他家去。”

金纯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应付一声说：“今晚住在哪儿，一会儿再决定。现在马上到‘关系’家去，来个出其不意好不好？”老五表示赞成。他看出金纯不准备住在这里。祁同志见他们两个都同意马上去找“关系”，便在前面带路，

直奔堤旁靠北的一座大宅院。

天已经黑了，堂屋里射出昏暗的灯光。他们刚走到场上，院门里“嗖”地窜出两条大黑狗，小王吓得直往后退。好厉害，一声也不响就扑到人身上来了，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亏得祁同志连连招呼了几声，它们才摇摆着尾巴嗅起新来的客人。金纯要小王跟它们熟悉熟悉，免得下次再来时找麻烦。这时主人张义杰已经走出堂屋，正站在院子里打招呼：

“哪一位？请家来坐！哦，是祁同志！哈哈……”他们走进堂屋，看见保长也在这儿。金纯看这主人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黑脸汉子，中等身材，一对小眼珠黑少白多，象关帝庙里那个周仓的眼睛一样，直愣愣地瞪着人，有时又那么会转悠。他腰板挺直，丁字步站着，两手半握，腕肘平服，看来是练过武术的。祁同志作了介绍，他连忙倒茶，一一奉上。并操着江湖口气说：

“久闻秘书大名，不知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金纯也打着哈哈说：

“久闻张老先生大名，本应早日来访，因故未能如愿，今天特来当面聆教。”说着他扫视了保长一眼。

“秘书有何指示，一定效劳。”张义杰说完也望了保长一眼。保长倒还乖巧，马上接着说：

“金秘书，晚饭差不多了，请过去用饭吧！”

“大侄儿，你这就不对啦，来贵客也不告诉我一声。今晚上在某家吃饭，没好吃的，粗茶淡饭还有，心诚不在肴

丰，还请秘书赏个脸！哈哈……”张义杰根本不容金纯推辞，就吩咐家里人做饭去了。保长趁势退了出去。

很明显，保长是来通知张义杰的。边沿区的保长，除掉我们有意布置的而外，大都是应付人物，大权掌握在地方实权人物手里。金纯思考着，根据今天的情况，只能一般地接触，先作一次试探。他想先让他自己谈情况，不追根究底，最多诱导一下。看来张义杰是个健谈的人。

他们从家常扯到风土人情。

“张老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跑过不少大码头吧？我们很想讨教讨教。”金纯开始了迂回战术。

“哪里，哪里，大世面倒没见过多少，码头呐，还算跑过一些。年轻时去过济南、徐州，后来也到过南京、上海，那可了不得，真是个大码头，七天七夜也看不完。还有那么多黄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噢，还没请教金秘书的府上是？”张义杰的谈兴看来很好。

“好说，舍下就是上海。”

“嗨，我说嘛！看金秘书这气派就不是我们乡下人。说来真是大地方来的呢。上海有个黄金荣——黄老太爷，那可是鼎鼎大名，连郝团长……噢，郝兴魁去了都见不着，某等这一号人更谈不上。哈哈……”

“八百里江山，各有山头。黄金荣名声虽大，可没有郝团长那样有势力。他枪支几百条，还有千八弟兄，我看不次于他黄金荣吧？我们抗日政府也高看他一眼呢。”金纯听出些苗头便插了一句。

老头儿嗅出了金纯的口气，接过来说：

“说这个嘛……是不同，几百条枪也不算少，不过郝团长不大愿意服人就是。抗日政府如能把这一方鬼子赶走，他兴许能服的……可惜某说不上话，平庸之辈实无能为力，若不然某当尽力为秘书效劳。”张义杰躲躲闪闪，想摆脱自己。

晚饭端上来了。不简单哩！六大碗。张义杰“在理”，戒酒，却有陈酒待客。这时保长也被叫来当陪客。这顿饭似乎减少了老头的猜疑，谈得有些投机了。

在另一间屋里，小王正在做张家儿子大富的工作。两条大黑狗蹲在一旁，不停地摇着尾巴，啃噬着他们扔下的大骨头。大富非常羡慕小王那支左轮子，它是那么乌蓝晶亮，枪把上还刻着细致的银花。他多么想有这样一支枪啊！小王颇有趣地告诉他：新四军什么样的新枪都有。新四军自己没有兵工厂，但是新四军有本领，依靠老百姓打一仗胜一仗，缴来许多好枪。小王还讲了一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故事，连大富的母亲也被吸引住了。她真喜欢这个机灵小鬼。

时间已经很晚了。夜，黑沉沉的，全村象蒙上了一层帷幕。张义杰挽留金纯住在家里，保长说已经在祁同志住处安排好床铺了。这样他们只好相约下次再谈。大富送了他们一程，两条大黑狗也相跟着跑了挺远才随着主人转回去。

祁同志住在村东南一个孤零零的小院里。这里有五间房子，是村上的书房。目前农忙，老塾师已经回家了。这所院子被树木包围着。不远的小河边还有一条能坐三四个人的方头船，象是采菱藕用的。地方倒是僻静。金纯沉吟了一会儿，试探着问：

“老祁同志，你累不累？假如不累，我们到绿杨去遛遛